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荅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况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爲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

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哉 國家之有天下也
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有袂摩接
相與修明紀綱以爲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茲儉
權慝胥史輿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家閭尹寵昵嬖倖
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
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
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閣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救
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
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
獄繁矣一絲之棼而頭緒如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
爲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誠

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遲以歲
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爲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
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績
用咸著况祁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
人能使悍羌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
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
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
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
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門也紀
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
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

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帑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
犴獄之寄 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
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覆之
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
官不得避事紊煩 朝廷乾德詔書 列聖遵守紀
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
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 郡
數素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豐大臣以私意
誤 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
出其門廢棄典章隳紊經制凡 祖宗所以維持斯
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衆證皆

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韶向充諤之徒
出師屢敗使韶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
失律矣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 朝廷
置旁通簿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
議論蠹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著無常黜獄或由內降
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
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
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收儉佞競進舉措
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
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
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

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
綱之地謾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善計天下
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撓於浮
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
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
慶元之初嘗爲變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
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旣無一定之
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倖門
邪徑挾關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
時好求容左右扣閤投匭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慮不動

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
夫安有爲天下陷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祿養諛獨
無一人爲上分明之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
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駸夫久糜廩稍未
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
功名之望剝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糞於貨賄揀汰
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錢者有輸每旬宣限幫
給銀會或以鐵錢兌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
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沒
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回
易置籬棧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

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朘削士有離心而無
鬪志萬一有犬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
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
覲節鉞或圖移鎮傾困垂橐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
此其黷壑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
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
地不能當天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
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
錢千二百萬四川之鹽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
校之 祖宗取民之數不知凡幾倍矣而平居無事
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鯁鯁然若不能

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祇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爲市廩農急闕而招誘綱運反以致諸郡之闕而捐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爲姦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桑亦不知所以爲吾計矣是不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石家之廟侈於疇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椿內帑破壞阜陵之成規 御前軍器修內司營造之需關撥無時比部不得而駢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侈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

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 祖宗立法罪

疑惟輕令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

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

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

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為奏讞之地獄

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于

朝廷者充曹牘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

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

之間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瘦死者不可勝

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可講求其故乎守令務

為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

可問勘官逮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
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
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
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
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
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馬則紀綱之不
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
腹前藉爲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
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 祖宗故事
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
深威望素著諳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

以一二姓名條上蔽自 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
以權而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
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
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為所
指縱耳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
以宣威則上下杆撻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况介冑
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為聚斂又堪專委乎上旰食渴
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
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帑藏不
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內蓋外之出內有常可以
考覈而內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聞國用司已徧

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錢物名數誠能始自
內帑取一歲非汎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
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比部駢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
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
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
萬萬豈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
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
嘗申飭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
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
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

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 朝廷固有好生之名
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
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
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
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
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
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
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傳會而寃死長奸者乎三
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
矣然脉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
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

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度翼徙鎮而王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非之元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衄間雖小有克捷實為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講皆以在內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

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揀弊如
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
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內者人主
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
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日御經筵
親近儒生而罕垂諮訪習御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
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
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
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
為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為所詆

甚至誣抗臺臣而使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爲所慢甚
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煩
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
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
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旋踵尋即收用
則賢否混殺矣千餘縉之賊褫爵竄徒可也而百餘
萬計者或黃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
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
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
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
修戰艦蓄邊儲備犒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項背相望

曾未有釁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
知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
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
敵疑疑則敵生釁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
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韃靼而有危亡之形遺黎不
忘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發刷
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
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
下闕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
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
薊瀛莫之區地廣形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廩

廩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爲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
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
精神之運固足以龍馭敵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
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
舉一百年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輒則舉
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
區謏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 國家大事
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十月十二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
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
赴關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爲 朝廷
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
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
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
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
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

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
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
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以賢才可
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
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
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
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
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
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
不足憂者及一隅有驚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
者伏望 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

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爲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本朝人物於斯爲盛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爲言臣聞天爲斯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足常知乏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並蓄如醫賈之諸藥土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

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事乎事
機之遲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
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昇夫未能射
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爲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
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
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爲大早而
以爲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爲然也之百司庶府外
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黨謂其可
采惟陛下速圖之

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
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
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土馬強盛又以和好之
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
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
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獨試料量事勢
如何者臣質性舛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
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加負良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杜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
愚歎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
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
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
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
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
斯可驗逮至盜警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摠戎在邊
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

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
陛下猶望番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
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
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必待
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曷望成績非
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
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
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爲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戎之虛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並示猜間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爲援而略無防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馬陸贄外馬李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爲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贊之來爲喜一結贊之去爲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爲此廩廩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

替幸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况狼心貪狠狙詐橫
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爲之憂喜乎詩曰夙
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湯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
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祇見其害
未睹其利也結贊旣退旋復舊京初無賴乎蕃戎贄
之言旣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大羊之羣以貽後日
劫盟之悔爲千古笑至是而贄益有知言之名然已
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旣約而復渝韃
使已來而自卻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贄
之所言者爲今日獻願 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

治之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瓜牙宣力蓋贄

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
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
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
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庶人致
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
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
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
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
之勞苦澤靡不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
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
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
疲眊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
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循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
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
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
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瓜牙宣力屏
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臣聞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
下惟漢文最爲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
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
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
自媿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
外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
責已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
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已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
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
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
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

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去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已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爲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爲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機而是弊也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

口之變自道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
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謔
佞而惡訐真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爲常
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爲 陛下告此不可
不過爲之慮也

論襄黃二帥

閏月一日

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
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
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
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
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左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

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
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
私鬪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
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力之殊無責已之意帝當先
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
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
狡有不容不弭耳而怙服苟惟無所可否務爲包含
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慶曆四年韓
琦爲陝西四路招討鄭戡爲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
州狄青爲涇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

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罷役而戩命劉滬董士廉
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
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
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
脩之論曰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
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
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
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
遂已臣謂如脩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矣紹
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
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

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
行府擢俊不受令浚奏乞降 聖旨而俊亦稟於朝
甲可乙否 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
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拒乃責
俊當踐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
必申明慮失事幾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
之體統正矣襄黃二帥比肩事主各效已見以圖補
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鬪之慮審其如此則所
關甚大此在 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
疑共濟多難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國事
何惟 陛下留意

論乞

詔諸帥任責勳降附安反側八月十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輿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徒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爲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

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願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曰者

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

且收召桀黠以備奔走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主檝為詞或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為出入邪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

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惴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論黃陂叛卒 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裝度上疏

云云

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

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蓋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作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帥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

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
既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
將苑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
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閫
不付而付之宅司百所未諭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
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劄
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
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
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 朝廷之
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緩御以至於此坐以
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

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迂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
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 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
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護疾不如誘
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 陛下與二三
大巨力圖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三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李真魏
其范子良並召赴 行在其位下人微不當僭有辭
免伏念其孤遠之蹤去秋以侍養不便力斲久補誤
恩從欲畀守近麾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
濤寇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遽聞逆曦
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謂
清朝東記憐其間關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 命首
塗即趨 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投首蜀道已通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羅植闕
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 行在狀

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准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魏了翁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僭具辭
免伏念某曩以疎陋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待養不
便力蘄外補誤因從欲畀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興
賊之變亟回江陵以俟平定繼叨收召聞 命未幾
復報誅賊遂具控免申告 朝廷一面起發沿途聽
候 指揮行至廣安軍方被襄免之命仍奉所生之
親以還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毀藥忽又準

今來新命在於寒遠實極 寵榮况 聖上總攬之
初鴻儒碩輔咸萃 本朝么微晚生得此望表自當
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冀及明時
少容展竭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
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變往返汴公今
驚魂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不能將親就養人子
之義實非所安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收還召旨姑
畀真祠或仍與在外一合入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
違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上四川制置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負額自數年來班次之久

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此爲極利路帥司嘗
有申請竟從中格制司又嘗刷具邊邑再以奏陳雖
即報可然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八月日過者明樞肆
眚迤趨二年亦去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終未有以
大愜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蓋曰人之精力有限
今棄之於方壯而用之於既衰急賢渴治宜不若此
又曰所在縣邑類多闕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
自愛重者雖以選人之貧懦右選之廢庸者亦得以
例爲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者又說曰以三人奏
舉關陞又五人保任改官夫八人者旣以爲可用矣
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及格投之間散至於五

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
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說者誠士論之所通患然
言之固已爛孰而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
言者徒能爲淹滯者慮而不知爲 國家事體惜耳
某竊惟 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 祖
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 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
容於期爲今君臣上下保治於小康動由舊章罔有
改作用能憑藉扶持躋世熙洽明效大驗蓋可略睹
然獨恠夫今日之事旣曰動由舊章而獨於改官人
待次一事本非 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趨班放行恐
非故事此某之所甚惑也 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

薦吏未嘗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各官皆得薦人舉
員雖寬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
不相似某更不敢遠引止以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
曆視天聖舉員則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
數歲日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得
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
吏部即以為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
直孺為御史中丞力陳滯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即
命輔巨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
甲每甲引三人蓋專以班次積滯為慮元祐初政又
慮垂簾日昃謝或有淹延今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內

東門謝所以爲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復
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末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
以八十員爲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
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
爲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爲額吏部侍郎黃鈞以爲多
寡不鈞乃通爲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
次者 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十餘人至來春引
見吏部以爲請詔特令具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
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
以滯淹爲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百僚
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爲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

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雖狹而時有趨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帥蜀嘗以爲請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謂待班人一面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夕者也且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當有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絕長補短亦當有四十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爲額故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八十員以四分之二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今止以十五員爲額則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東

南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八員改官是
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
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
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害蓋亦瞭然
况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
人改官每以職司爲慮今一年便有一班之數則改
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
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逾趨二年而尚有四年
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屢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
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爲有罪之人似於明時
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

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
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爲 朝廷惜之意者

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有以是告諸吾
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脩名偉望典領方面
有如人才之久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某鄙說
或有可采盍以上之 朝廷有如慶曆故事不越旬
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甲乾道三
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爲額不爲東南四川乾道七
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
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日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未之
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趨放或一

面注縣儻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嘆凋
邑無闕官之慮而於 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
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負既足當遷而黜之謂
也陵節僥言其知罪矣

辭免除直祕閣知瀘州狀

某倏被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輒有控辭
然念寓直木天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
之庸而某賦質蠢蒙涖官曠弛旣黜讞平之寄復塵
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東
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界四千石列城之
新命荷恩至此揣稱蔑然黨拘出位之嫌弗控循牆

之避雖逃公議汽愧初心終以瀘南空官且令承乏
豈容延閣異數躡畀非入某見已擇日祗拜成命遵
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祕閣恩
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克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謚狀

照會某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
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
賜謚俱荷 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藹
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為故崇文
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
之請蓋為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曾下禮官

勘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
得橫渠先生奮臯關中闡明禮學窮極道奧徧覽而
獨造兼體而不累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
感發前代不傳之祕示後學有已之端不疑所行不
懼獨立蓋間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
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第
子誅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
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
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
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况輩殆
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

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
奏於三者之間凡可以厚其終者舉上而足庶使褒
賢之典獨見於 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
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如朱文公張宣
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
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 朝廷特賜
敷奏檢會某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
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
望其於新民善俗所關不小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覩慶元重修令帶職朝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

陰補子孫而陳乞陰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
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
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緘
嘿不言則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
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
子曰壽以祖母之兄高曠無子自襁褓間取養壽為
子後來壽既知為魏氏子嘗欲歸宗却因以呈請本
州文解有名籍在禮部恐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
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
蒙朝廷允許惟是生育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
又念今官及帶職貢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合該

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爲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旣卒父喪乃表其子續還爲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一第官末及負郎而卒有子斯謀在了翁爲本生父之嫡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禮了翁合該奏蔭緣了翁雖有二男丁本生母喪有礙陳乞今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二男並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緣本生之恩未

報私心實有未安今來妄意欲將合得恩澤一資奏
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憑藉寸祿以奉本生父母
祭祀則上以彰 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
之心委非小補如蒙 朝廷矜其區區報本之誠出
於真切別無它覬即爲敷奏時依所乞則續當畏條
式別具狀召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躋躬無地伏念某階緣薄伎塵玷儒科作
收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卿非監遽躡冠於庶僚適
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荷恩真甚揣
稱蔑如而况載筆右坳聯輝西省茲公朝之盛選而

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久假莫之爲而爲者曷誤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才雖成命奚嫌於反汗欲望朝廷鑒其衷悃賜以數陳俾仍服於舊官圖終酬於異獎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丐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僭有控陳某猥以空踈充員記注龔繁無補挺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忽染瘡寒之疾遽投剛劑速取痊平而留毒熏心蘊熱不解肺肝熏灼嗽逆上衝脉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更而莫効藥已徧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清朝之簡拔重念某起繇寒地早玷儒科大行皇帝慶元龍飛首被

親擢尋以學官館職歷事嘉泰開禧既詭外庸洊叨
劇寄茲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
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羸頓之餘一慟幾絕幸蒙
予告全護餘生然而弓劒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
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嗣皇訪
落之且正始初精厲之時願以疲驚之軀少伸臣子
之分乃自纏於災戎曾弗遂於糜捐內愧私心外慙
公議尚覲顏於乃位將速戾於厥躬伏望 朝廷特
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
還里舍儻未填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游瀝忱誠仰干造命某迺者方疾
自陳願勾叢祠少延旦夕之命愚誠未格尚闕俞音
自揣位下人微豈應游有童瀆而奄奄餘息生意索
然敢復瀝陳上希從欲重念其得生多幸罕所疾苦
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殫勤瘁少補
迂拙而今茲一病瀕劇不聊有生身遭倏焚命在絲
髮矧六龍御天之始公卿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
詎可曠職而其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痾形神支離
氣血枯瘵非假以歲月屏去人事一意休養則病根
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日朘月削以速危亡
伏望 朝廷時賜敷奏矜其一再所請盡出血誠更

無纖毫矯飾姑畧祠官之祿俾得以生還田里儻旬
歲間浸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駑鈍再効使令某
情迫詞殫抵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

辭免除起居郎狀

倏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點周行聰
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冢宰掌治司馬掌
政徧叨列屬之榮祕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
長遂晉聯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墀旣分量之已盈致
恫瘝之交怵重惟未至早仕先朝乃於刀劍之上
賓不與冕裳之出俟况嗣皇新服厥命羣臣咸造在
廷而當嬰疾之餘數上祝釐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

何宜居幽黜之科蓋誤序陞之渥左之左右之右慚
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求去得遷之
誚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阡危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覆眎累陳之牘不昭從欲之仁亟畀祠官改圖
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
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丐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猥由䟽逃再點班行分量
既盈咎灾狎至去歲之夏暑威所侵偶爲庸醫誤下
剛劑蘊毒不解以阡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
之請而愚誠未格反玷序遷龜勉支吾因循留滯自

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庚
伏以後炎敵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肺肝熏灼嗽
逆上衝曾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庚之劑寧
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攸濟及
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退就閒散則遷延歲月
寧望生全欲望 朝廷特賜數羨檢會去歲累申畀
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亡干瀾鈞嚴下
情不勝皇懼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款某頃以炎敵所鑠舊疾復侵
雖形體未衰衣冠粗屬而耨苗弗剪歲月滋深或卧

興之不時或喜愠之收觸頭岑岑而若醉體焯焯以
如焚自揣浮危速祈間退而忱恂未格 詔旨莫俞
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士洞然無疑
倚以共事獨抱戇愚之質無能損益於時雖秉集而
不多雖百無而何關支持病體俛仰周行終亡用於
明廷徒有慚於夙志用是累陳私懇頻瀆公朝敢冀
鈞慈特爲敷奏假之祠廩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
誓勉圖於後効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四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嬰劇暑遂感宿痾兩具公申力祈間屢莫
回天聽尚閔俞音仰體公朝涵覆之私退守微巨靖
共之分嫌於頻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逃瘵曠終
以暑威內鑠熱毒上衝體溫目眊痰眩足弱深虞程
苒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迂踈
自信愚戇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曩滌弗去公論
謂何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速昇祠廟差遣一次庶
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即乞檢會近降

更迭旨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溘先狗馬尚有再
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童瀆之再三冀感通
之萬一未蒙鑒認屬觸報聞蚤夜以思進退維谷重
念某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真純上報恩紀
未嘗虛有遜避仰欺 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
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外辭召者三辭官者一
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
議大忤權戚即祈外補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游請乃
遂歸未及里復忝命召揆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

化之初收召衆正詔疇曩直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
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再卒遂初心戊寅
之春除直祕閣又以異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
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高爲憲爲倉爲漕
爲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黽勉故未嘗虛有
遜避至受寶之歲月正元日招徠盛舉觀聽所關而
某亦不敢固辭以煩 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
可槩見乃自去歲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
聖明御極俊彥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扣
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纔遇涼燠之交
陰陽交搏卽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踣絕望生還是敢

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詆百端不謂其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亢以要爵而某寸心耿耿天日監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朝廷察其務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甚篤檢會累䟽曲為敷奏昇以祠廟差遣儻以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誓將餘日圖報大恩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病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經累月未拜俞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論紛紜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重沽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間積陰爲沴疾勢益侵不容
更有迂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投誠造命之地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累申畀之祠廩庶幾偷安歲月
扶養病軀儻未溘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歛被寵靈莫違寧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並用國有
六職而工與居是爲要近之官匪直繕脩之事况於
侍從言語之列當以論思獻納爲忠苟非其人莫贊
而長重念其涉世太早屬時多虞始因取忤於權臣
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守此而弗
移故動焉而得謗盡言無隱則人指爲異論直情徑

行則人疑爲沽名惟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違他卹今
乃猥由溥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
來請祠屢矣久束裝而俟命忽出綈以誤遷喜懼交
懷進退維谷藉曰饜榮而冒受豈容力疾以自持况
其稍識去就之宜粗知義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
隲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覆視累陳之牘亟垂從欲
之仁非敢具文必期得請

丐外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蒙
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皇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涕下
交頤豈應固守不移之愚徒取厭煩上孤隆遇故自

效職以來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
來積陰爲沴病本益深霜露所乘寒熱間作若不再
申前請必速顛隳敢望 朝廷更賜敷奏檢會累申
速與宮觀差遣庶携挈東暫寄江湖以養餘病俟其
痊安別聽驅策頻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丐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
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別無再辭
體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
有煩瀆緣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
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爲異論

之唱以致衆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筵故有怨望求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朋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拍臣與德秀諸臣以孤進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成廢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它有拍陳以費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議者然而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致六頌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過若此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嘿不盡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白且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之言觸

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旌異臣之出處
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數有論建非是今日
方爲慷慨激烈之言况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二月
初對首告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
次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執侍從
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以此爲法至四月
初陛下親政臣直前奏事謂當下求言之詔寬戢
謗之令當明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
沿邊制閩當用有資望人朝廷政事當令君臣得
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夫百姓諸軍之
心末復辯析邪正二端至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

之情不一上以爲是下以爲非上以爲公者下以爲私此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爲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體扶持初政只願陛下聽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議者乃指爲異論之唱夫閔脩狡獪朋邪害正乃是異論臣之所言證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無愧謂之異論可乎真德秀學識文藝爲世所推臣安能教玉人彫琢至謂臣不得兼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爲無據觀人之法亦嘗察其平素臣自蒙先帝親擢以來未嘗有所依憑躁競矣乃今自忽以不得兼官爲怨人誰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但見今日士大

夫以利合者甚衆以義合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盡則亦不可保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當慮也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惟念陛下富於春秋疊疊乎如川之方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養之以厚不當導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啓之以欺況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如山東忠義已拊而尚多反側山西蕃族來歸而未知區處正如寢火積薪火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與圖回而上下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然不以

爲應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環攻而圍眎焉甚者排報詆訐使之不得安於朝廷之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臣雖百喙交譏不皇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輕者奉祠重者鐫罷又甚而至於追削羈管又甚而至於逮治其輿隸臣嘗欲爲之辯白救解又慮言或不從則祇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故且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况始爲求言之說爲厚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劫此說以爲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

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况今位之以論思獻納
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
之愈迫非有它也竊意陛下與二三大臣所以未
聽臣去者不過曰真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欲使
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謀蒙先帝始終拔擢陛下
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塞
且臣以應舉得官遇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
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
情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
若謂臣之去留粗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是報行中
外之人皆已共知聖朝寬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

自緣臣以疾病數求閒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皇安已一面移文糧料院截自十月分為頭住幫俸給聽候指揮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宮觀差遣一次庶扶病體歸伏田廬倘年歲間體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命所不敢辭頻瀆 聖聰伏俟蕭斧之誅

巧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真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惟法從之選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遇所當體承眷寵極竭疲駑終守靖共誓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巧歸

屢却而請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體抑亦
不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府夙夜在
公乃獨譏譏屢陳私請人皆謂其可已已亦厭其太
煩而退自揣量終難勉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
心志稍紓痲痺粗定則糜捐効報夫豈無時若必饒
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畀真祠毋令更有瀆煩
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始終保全之賜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爲患告假甲尚書省乞祠九月二十四
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權工部侍郎遂

承貴院送到十月分俸給緣是九月末辭免未下當
職不敢收領移文貴院住幫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
日再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當職
遵從 聖旨方於當日赴部供職所有九月分以後
至十月初五日以前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
行住幫却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幫支方敢
祇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表奏狀

伏覩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
舉常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開爽學識粹明得善則篤
行而無疑見義則勇為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遇紅巾

之變給軍餉嚴江防威聲既張寇不敢犯其兩持憲節當多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境內用清蓋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應 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自即大位尊禮耆老招延髦彥蓋皆以在外眼不求聞達於時者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猶以爲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著而未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以蓄未用之中徧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仰贊盛舉臣伏見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楊子謨端凝而質實寬厚而粹明

家居十年信道益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之士執經受業所趨向正雖已蒙朝廷爲續祠廩而精力未衰又真閒散公論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宓簡廉而端方忠蓋而平實事所當言寧犯患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爲朝廷累擢名郡雖若深知其人而又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徐僑器資清方基宇高邃孜孜體國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朝廷畀之祠祿雖已表其廉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李燾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厲守其師朱熹之說若將

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 朝廷嘉其靖
退特旨改秩雖去旌別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
郎劉宰秉心靜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
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
從取正今久不到選抱材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
朝廷擢用寘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藥不惟有
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好示俗此
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
臣甘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

魏某除職予郡二十三日續進省劄備奉 聖旨魏
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填見闕某休聞成命倍
惕危衰伏念某頃因屬疾之餘數徯祝釐之請一年
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共工之貳
再騰控免之詞冀奉真祠稍圖私佚茲叨誤東終閱
俞音寵論撰之隆名畀藩宣之重寄况殿閣十有三
等集英獨號於執官而荆湖十有五州常武實稱於
重鎮豈以抱疴之久屬茲求退之頻知其不可為而
為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措跼蹐靡皇欲望 朝
廷特賜敷奏曲怜病體覆視累陳母拘反汗之嫌俾
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渥照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父辱窮荒忽
霜曠蕩之恩俾得返其田里至又盡還職秩申畀祠
官既度越於前聞實超踰於常分今者誤恩中宸畀
守寧川脫命邊陲起家要郡宜殫忠力圖報鴻私而
某尚有愚衷不以控聞是爲自欺某自五谿還荆上
霧下潦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于荆鄙哭泣無
聊扶持西泝至夔門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轅
卒內侵驚憂乘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輿疾還
里正念處陰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煩俾當郡寄
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

勉強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祈反令十連有帥更誤陞華顧惟前滌
之餘莫稱便蕃之渥弗嫌再瀆用瀝孤衷伏念某去
國八年還家萬里曲蒙寬宥已載生成豈期職秩之
驟還况復寵靈之押至申加祠廩造異郡符累茲特
異之知惕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遜避正躋地以凌
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廂之新澳拊東蜀之舊
封凶免得遷以榮爲懼載惟秉悃已具前章實以嬰
疾瘴鄉驚心江路方冠氛之未靜而家難之相仍志
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冒膺存撫之

司已劇顛躋之懼乃若通班寶閣候對松階尤深據
疾之軼敢後循墻之避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佖自代奏狀

臣伏覩某官游佖故軍器監主簿賜諡忠仲鴻之子
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先朝遭值權姦才不盡用
佖以生長聞見克承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
自爲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崔
與之歲薦召置周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引義劑上
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摧莠擿伏伸枉察冤果毅而
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貪夫屏氣多士歸心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聳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示威儀之分執人主一嘆一笑關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修別憲旌善勸勞器名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實用愚戇而乏通方投荒旣幸於生還圖報未知於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徼汗顏於北定之良規方期暮歲之間力控明農之請王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峻寶閣之華內府錫金鞶之寵職加二等服侈九鏤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龍光忽遽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深厚拊已戰兢事絕

出於前聞義不容於終嘿仰祈眷鑒金俯察沈辭念增
秩賜金惟良吏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禾三百廛
毋拘反汗之嫌庶釋空餐之媿

辭免召赴行在

臣倏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謗之府位
隆於德者咎之媒自揣孤蹤偶逢熙運惟有壹心而
戮力不能宛舌而同聲雖取忤於孽韓實受知於先
帝出司監牧入侍禁嚴迨皇明繼照之初正貪相保
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其遠徙於
夜郎已分濫先於朝露不圖眷斷特俾生還既守藩
於排羣議之時且錫寵於親萬機之始松地申加於

齒錄荔鞞復誤於腰黃音然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
假況乃物記遺簪之舊命頒反琬之新公爲牛羊求
牧芻大懼寬恩之莫報未先狗馬填溝壑敢稽嚴詔
之前趨而臣尚有忱辭仰干聰聽臣一違軒陛下閱
星霜歲月之所消磨風露之所侵薄年侵而志落學
腐而才衰既聰明不逮於前時而責望反加於曩日
愚黷妄發則古有攘臂下車之笑齷齪自守則人有
懲羹吹虀之疑晝夜以思進退維谷敢望聖慈俯矜
愚悃特寢誤恩察其實不副名凜人言之可畏念其
德不稱位矧血氣之既衰改畀叢祠以全晚節

薦三省元奏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爲盛數其上之
三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士道梗又俾四川類
試第一人視恩鼎甲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
興十七年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
而詔免策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五而用三
名恩例則猶如紹興五年詔書也且如故相趙雄紹
興三十二年冠類試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
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
免召試除祕書省正字自是以後每舉臨軒直至慶
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之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
任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

國子正又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應龍以類元視
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次任自
請劔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召爲學官載在故府前
例甚明今伏見宣教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文復之始以明經爲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
免策士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視恩鼎甲
實與趙雄宋德之何應龍事體一同復之恂恂守道
安於平進自初任文林郎安德軍節度掌書昺任滿
得替四川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
劄該差尋於吏部陳乞京官印紙吏部以爲改官人
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闕可入又取於自列

屏居家山二年于茲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
近以書幣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峯書院俾以所學訓
導生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以謂朝廷既以
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
矧如復之實足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
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內有人而嘿不以聞
將有蔽賢之責欲望 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體例
將復之特畀一合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
不失一祖宗取士之意不勝幸甚

小貼子

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

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爲失職又見四川類元以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趙大全馮履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鳴鳳張巳之王萬劉炳家擯悉蒙召用趙載唐季之唐應龍不幸早卒其未蒙召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二人如蒙 聖慈特垂訪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

照對一路帥臣薦人召用雖罕前比然臣今所薦乃是循名按例乞合入差遣非敢踰分其請且如先朝漢川運判趙善譽薦張伯源亦是以進士第

三名爲請 朝廷既爲之召伯源又併召第一名
王奭雖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召二人然其實則
以科舉取之也伏乞眷照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伏觀盛明之朝粵自改元更始盡掃累年汎濫之弊
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
體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關涉事體者既以近比
爲嫌無路自達敢冒昧爲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
中紹定二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
差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正待闕未上聞
適丁母憂至今年四月除喪未有新任棟天姿醇靜

好學不厭見侍其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
里居食貧守道自樂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
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
劍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服闕從吉合入簽判若止
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人注簽判之例若令干
堂亦無初任人納劄干堂之例況是進士三名今又
視恩首選事體所係難於自陳仰惟 國朝以科目
取人養其資望以備采用凡自媒干謁前輩者之所
以待天下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旣未有闕可入且不
敢自列其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惟乞自朝
堂於東西川簽判內取次騰拜一近闕以處之庶幾

全護事體不失 祖示待進士之厚意雖自知僭越
有請無所逃罪然以濫分闈寄知士之守道自愛耻
於干進而一不爲一言非所以涵養士氣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臣聞命之初循墻以避允俞尚闕震懼靡寧竊揆
彝章木當再瀆重念官賦姿庸劣稟氣孱微三紀勤
勞精神耗竭七年竄徙齒髮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
百病之被體風波萬里欲進還疑坎壈半生多憂易怖
惟今旁招之彥既聚本朝粵自改元未及數月造
膝沃心之誨犯顏逆耳之言有如正身齊家虛已盡
下理內御外求賢審官凡以共濟不平亦既不遺餘
慮雖如臣之在外亦當應詔上封首陳舊章次舉

時弊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臣對敷殿
陛所言亦不出此陛下若以羣臣近奏與臣所上封
章悉見施行則臣雖遠外不翅面陳不然雖扶衰造
前無益聖世徒取罪戾欲望於其愚悃畀以真祠俾
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苟未殞越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爲八座之穹班宗伯又六官之清選不圖譽命
猥逮么微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徒慳慳而自
信嘗落落而寡俦不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
知縱軀委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啓偕衆正
以彙外夏宗陳天下之謨正懼造朝之後春官掌王

邦之禮遠叨出令之先重惟謀廟之初猥攝考工之
貳若幸陪於舊綴或進忝於真除此在裁餘皆為分
表顧逾常比反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
所不赦用殫衷曲仰扣穆清欲望 聖慈俯矜愚悃
亟寢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猷黨俟其塵露之有裨
則假以器名而未晚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狎至震懼靡寧重惟聖朝之制量能授官而某
去國十年衰頹已甚萬里召入未覲清光如其才具
之短長言論之當否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
以寵靈受祿無功循墻有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

於忱恫收寢誤恩姑俟對敷之後粗逃疏曠則俾還
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惟兼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免以瀆天
聽而御筆俯臨實踰常比愚衷震懼罔知彼措重
念天官之長總領四曹銓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
部素號要劇而臣才疏識闇不善撥煩今儀曹翰苑
經幄史筵兼官既多且不暇給若又兼領劇曹將有
顛隳之悔欲望俯矜愚恫察且量才揆分誠有不能
特爲收寢兼權恩命俾臣得以一意厥職庶逃曠敗
辭免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彙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臣曩因狂瞽冒速譴呵問於鵬而鵬不言謂南遷其死所投畀虎而虎不食忽西望以生還畀之以析珪受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金之寵猶云未厭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聯復兼華於三組蓋千載會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之所無况又序情閱勞詢事考績追念歷年之舊闕條頒進秩之新綸非出於有司之舉行不由乎適臣之啓擬特軫九重之慮親題一札之文事光流聞人謂罕見伏望 皇帝陛下祗遵常行之典收回特異之恩念屏居遐裔之時既不可復言於積考而忝備從臣之後亦豈容自列於明時若謂靖共申加褒諭則寵章之

太濫顧愚分以奚宜

再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某昨者恭奉 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尋具辭免伏
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聞命感泣益不皇妄竊
惟 祖宗舊制凡屢於罪籍者除降官放罷仍許叙理
外自餘追官居住等人歷過月日自不在叙理之限今
聖恩特異至於親御 宸翰申飭有司轉官命詞懇懇
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授受
無據進退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免牘塵溷天
聽惟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愚悃速寢濫恩假以歲年依
條循轉不惟遵 八朝常行之典抑以全書生知足之分

丐祠奏狀十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誤蒙

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
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點禁聯方欲殫智異誠以圖
補報自聞蜀警憂心如結寢食俱廢病瘁日侵昨得
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又聞虜迫沔州沔無城
無兵徒恃區區之關隘臣同產兄高稼以利路提刑守
郡誓死弗去先遣何璘和彥琪悉所部之兵把截關
隘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擣虛臣稼自度衆寡不敵即
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虜突至城下同寮
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挽虜衝稼堅守不動日各行其

志於是親提餘兵與虜巷戰于州前卒以遇害臣得報之後號慟幾絕蓋先是臣稔力辭命乃請守邊城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臣心志日以怔忡耳目日以昏憤精神留亂體力衰頹雖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剗割若不能以一朝居用敢敷露悃誠歸投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不皇寧處察其腹心之懇非出具文特頒俞音賦以祠廩如狄難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它日或再備使令若夫未悔禍虜猶假息則且於荆夔以去暫爲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國屏蔽上流以報陛下尚愈於苟容朝列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

陛下惻然念之

再乞祠奏狀 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三十日恭奉 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祗
誦 明綸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錫原死喪之戚鄉
國危亂之憂惕厲熏心不皇寧處敬陳祠請祈返故
廬既便私情亦諧公論而 天高聽渺未賜 允俞
是用不憚再陳期於 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內省
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氣之親死於狄難
雖曰捐軀徇國得正而蹙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抹四
蜀之危臣之鬱陶有所不可解者况臣氣稟孱弱多
病早衰聞變以來心志怔忡疾疢交作臣之所當去

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寘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
高廟神靈啓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
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
京之師已劔收楮之令已行而又臺臣倡爲皇極之
說以與賊吏邪臣爲地新功浸墮舊證稍見臣已無
及於救旣再辭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劫然冒
昧而前尚冀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間關萬里至今
年六月始得 王陛方寸以陳其芻蕘之愚則故事
膠葛大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
罔聞于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
能正棟今半年于此內無毫髮之聽從外負四方之

責望言况又邇來權臣餘孽駸駸錄用深恐引類而進
布滿中外逞私報復定為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
臣傷弓之餘倍有過慮此臣之所當去者二也韃情
變詐每以和好傾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
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興沔東及于襄鄧隨隸黎
息之間虜騎充斥而觀於朝廷近日所用之人則
猶若以前議為可信萬一遂定為不可易之論則觀
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怠我師而貽敵侮於是時也
毋問論之異同官之閑劇淪胥蹈禍有負初心此臣
之所當去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奏篇備陳得
從稟機薦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實有黨

同伐異之意高談其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真邪足以勝正不知孰爲真孰爲邪孰爲正而或者謂似與邪者正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真似邪正此付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所指何事臣自蒙召除亦擬薦人報國乃聞去歲蜀士 廟堂訪問各引其私以誤差除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間寧負蔽賢之媿未嘗輒薦一人者以此 陛下問之宰執則知臣嘗薦何人謂安癸仲撫諭使出於臣之薦邪此自出於宰相之意臣實未嘗與聞茲葵仲每以書抵臣及李直必具言疾病日侵力祈閒退未嘗一語干進 臣屢爲宰臣言乞聽其去 陛下試詢

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復爲宣諭使此自出於

陛下之選擇而蜀士有若呂昌者諸人謂當遣鳴復使鳴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中則蜀之安危存亡久矣日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爲然者以此而鳴復何至一聞玉音皇懼失措歸怨他人以求苟免使當事任則必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楊恢爲撫諭使本以脫已日謂韃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塗炭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春不可到而况黃鄂之聞叛兵未靖使恢行於盜賊之衝日實危之恢爲王旻孟珙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日因進故事獨縷縷爲陛下明恢之寃則日之本心可見而

鳴復疑臣沮恢而擠已此臣之所當去者四也鳴復
本鄭損腹心之客損棄五州以撤蜀之藩籬遂罹今
日不可追悔之禍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鳴復乘時
報怨以排彥呐臣之意不過爲事體慮以彥呐懲刑
大過進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退保合州今
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改易耳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
性命之虞而顧以私彥呐乎臣同產兄高稼頃者力
辭召命自詭邊城捨安就危亦人所難者若言兄弟
之私情則當廣爲請託之地使之早得脫去以苟全
性命豈有反使之繫維於艱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
愛乎鳴復黨同伐異之論不知何所爲而發第見近

來士大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官職指爲可喜可慕之富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目之所當去者

五也目於鄉人本無仇怨特以陛下用目過分而

嗜進之人不便於已騰譌五戈切譌也造謗實繁有

徒觀其意嚮不去目不已目之出處自嘉泰開禧訖

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取信於人萬一

久於其任目之心跡益無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

如范氏父子蘇氏兄弟率能以廉耻自厲節義相高

目雖晚進猶及親炙先朝著舊遺風餘烈凜然有

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極每一造朝率

不逮前目實憂之今陛下若不聽目去使與嗜進

之人混爲一區例曰蜀人皆爭進無耻者此臣之所當去者六也臣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貪榮祿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費陛下保全之力欲望聖慈察臣非敢沽激實以司氣之戚方寸質亂決不能圖報萬分念臣非爲具文實以人言可畏孤根易搖決不能開口論事速出祠官之命以聽臣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祿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董師或居而建議爲陛下康濟時屯臣雖退伏山林死無所恨干冒天威下情皇懼隕越俟命候譴之至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移贈卹恩例奏狀

臣伏覩令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
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廟沔州報之虛實令之
行否臣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國扞敵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
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 聖朝勸忠之意將以
風勵邊臣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爲雜學士七官
三澤殫極褒崇使九原有知必謂超躡太甚今稼之
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匍匐以營殯斂且不可得使其
控辭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久臣稼之第定于今
將漕金陵亦未及知臣與其雖云親表實同本生用
敢踰分陳奏欲望 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庶官

致仕恩例施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

三乞祠十一月三日

臣頃以祠庭之懼未沐俞音再且控辭期於得請數日閒伺候報可之命邈未有聞臣深惟積誠儲思而未獲感通豈以臣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不忘於鄉黨之私議耶彼爲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之較况有天下之公論則臣之一言已贅且輕今旣不復重陳所可深情者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回未能盡改於權臣之舊臣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陛下退而語諸宰執非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一事

施行今權臣之黨復出和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
明淪胥蹈禍傷弓前翮羽倍有憂懼此事大體重臣已
別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凡權臣專已害民之事無
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戶計畝輸錢以收楮幣此不得
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以取市恩辭怨之疑
不過於不得已之中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欲第為
三等分為三限或可使中下戶得免於例擾此非有
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 聖旨申加約束臣之當去
者雖非一端槩而言之則臣前所謂內無毫髮之聽從
外受四方之責望者實日求去之大略故不憚童瀆
之請劈析肺肝為 陛下始終衷言之惟冀賦之真

步第十三
祠粗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愈於強顏朝列以貽
厭薄也黨蒙 聖慈檢會累牘速賜矜宥施行不勝
孤蹤之幸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田里四月
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不允除資政殿學士知
潭州者倏聞 宸命倍惕危衷伏念臣賦姿穎愚臨
事疏直自去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俾
視師幸賴 祖宗神靈 陛下威斷臣得以姑逭斧
鉞之誅獨恃皇明洞照矜臣孤危之跡假以序遷入
奏之命顧時事艱危非臣子避事之日敢有它辭而

臣適有湯癰之疾氣體衰枯不容支持自聞謬恩即
具累疏乞加寬斥前後奏聞者九上尚書暑月亦已六
七廬山待命江池檣舟前後旬月揆事量力不敢造
前勅蒙 睿臯詔諭最後又被特詔申效訓勸度越
故常銘鏤肺腸繼以隕涕然臣區區之請非爲具文
必冀 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特出恩除祕
殿隆名長沙重鎮始望不及得之若驚焉在於孤蹤沐
此殊遇所當體承隆指倍道疾趨然日危迫之情不
容不控于君父臣本以病備日迫不堪世用故累祈
祠廬所以便養病實不敢以郡爲請而况重湖巨鎮實
接上游武備單虛城池庫薄若果得精明強濟之士

汲汲經理距防秋僅餘兩月猶懼弗及今以奔走道
路之餘精力困弊病勢日侵醫藥未效雖欲痛自鞭
策求稱使令必不可得臣自聞新命即輿疾旋至建
康從旨同產兄江東運副高某修館暫憩前此般取
挈累今聞已到建康度幾骨肉團聚稍便醫藥欲望
皇帝陛下察臣不敢遜避於跡師之行今乃力辭於
均佚之地俯矜危憫速寢懇恩檢會曩章放歸田里
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害全身之謂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干蕭斧之誅存首塗章

之請伏念臣本無他技徒有樸忠不由一介之先容
誤被兩朝之厚遇雖滯陳於館學直滯玷於省臺
然而始見愷於權臣閉邊之特復取忤於貪相擅朝
之日分郡符者凡八握使節者以三精力竭於簿書
期會之間齒髮變於險阻艱難之際矧驅之五谿禦
魅之役又重以七路董師之行日邁月征心勤形瘵
衰病見乎外瘍癰毒其中自今春臥病以來非昔歲
造朝之比嘗退量於愚分惟自詭於叢祠不敢以人
民社稷之司而求為疾痛癢痼之地豈期誤東未諒
忱辭升月殿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稱異數曷由
前聞且臣丙趨召而來至近畿幣改命臣涇罷政以

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閔勞或棄瓊而錄善茲
惟受任之重者豈意不求而得之况災沴之交侵乃
滿盈之收致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積弊
多病之軀念王事不敢告勞顧趨勞而避逸人情莫
不欲富獨辭富而居貧驗諸事理之相違決匪巨心
之得已爲亟頌於閒慶俾歸伏於先廬凡未填溝壑
之年皆圖報 國家之日

三辭免知漳州劄子 六月

臣自點恩除再具程免游蒙優詔還荅未賜俞允良
深懼再三童孺以干方命之誅屏營傍徨欲進復止
然而區區之辭有不得而終數者且聞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者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
人臣律已之大閑夫使朝廷失於進退之不明人

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畀而下濫受傳之四方莫

允公論且伏見先朝范仲淹富弼以守道據正爲同

列所不容因論去不肖抑僥幸事怠者愈衆於是仲

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陝西弼自樞密副使按行河北

時呂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必蹈危機豈容再入

蓋以事勢危迫乃命近臣其勢必付之孤遠之人有

功則同列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責而况采葛之讒

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

邠州弼以資政知鄆州攷諸祖宗故事凡自執政

出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予郡者或以敗事或以讒毀
今臣於仲淹弼本無能爲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
命道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臣適有相似者凡習
知故事之人或以斬臣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
祠在 先朝皆謂之罪名臣聞之恍然深自惟念臣
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收合餘燼以保餘民以
歸故疆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懷攜貳與夫申儆軍
實增飭疆備皆職分所當爲謂之罪則虜破均光峽
棗虜迫荆襄隨郢而臣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臣
以疾病日侵不獲反于宰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
祠之屢即從所欲人亦無辭若未嘗請郡而 朝廷

特畀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靳臣者臣安能家置一
喙是用盡瀝肺腸告于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檢照
累牘收寢前命畀以祠廩則 朝廷之進退得禮猶
有辭以示四方而徵臣之用舍行藏亦有顏以見朋
友君臣之義斯為兩得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十一月二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拾壹月拾伍日三省同奉

御筆魏

依舊資政殿學士差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者臣倏被恩除因知收措伏念臣逝矣西去治

裝已及於數旬尹茲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煜

耀進退徊徨重惟臣糈以非才游叨煩使遂久膺於

異遇實有媿於私情命汝作秩宗曾未皇五禮之事
使臣斯司馬亦莫宣九伐之威既歸士於東山俾圖
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固請叢祠此特懷居便已之
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律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臣
之事君亦猶子之事父苟纖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
容且自膺授鉞之行積有負薪之疾心力耗於師旅
熱毒蘊於肺腸及俟命江池之間攘舟秦淮之內炎
敲熏灼元氣浮危體煇煇而如赫炎頭岑岑而若醉肌
膚銷鑠脉息沈綿雖形體之苟全而衣冠之僅屬帶
移七孔拜跪不能束腰髮換二毛故舊爲之動色是
用一聞除自輟震危衷乃分寵於輔藩且兼榮於專

闔况於陽德昭升之日重以賢才彙進之初顧叙情
而閔其勞敬事而命以始念長沙不見之久出會稽
驚視之章綸音流傳輿論駭嘆儻不盡呼天之懇將
曷分守地之憂伏望 皇帝陛下矜臣力不逮心察
臣氣不勝志今積衰之既甚欲強起而弗任放之江
湖苟適魏牟之願雖在畎畝不忘蜀向之忠所有省
劄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愚衷仰干淵聽誤蒙切要采賜允俞重
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醫所知非
一人暫憩金陵又移蕪湖皆舟車往來之衝困備之

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屬若無它苦而
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
謂調中養胃之劑更嘗殆徧略無寸效自入秋久以
治脾無效始悟爲暑毒所蘊而鑿莫能辨故積濕成
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
磨肌膚臃痺逮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
末發蕪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問鑿又聞光黃間
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 陛下特放 御筆
處以輔藩俾之卧護東郊閔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
若君臣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
就實行已之大方使臣負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

之迹習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投之於衣冠
之衝剽撥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哂
之况東漸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
任欲望 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微軀且令還山
處陰休影以竣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
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 聖世臣詞
危情迫從欲是期

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正月

臣昨具奏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恩命伏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一日伏準尚書省

劄子正月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魏

改差知福

州福建路安撫使者除書狎至賤迹靡寧伏念臣自
投閒於大滌之宮即治裝於于湖之內日伺上流粗
定即反室于嶠山之陽會寒暑所侵腹心受病況又
邊虞洊至蜀禍方殷臣之進退如蹈坎谷邇者伏蒙
東自宸衷起以會稽印綬臣嘗盡瘁懇款控告君
父懼于方命之誅仰蒙聖度涵容爾書優勞臣雖
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于公朝而臣猶有所恃者
實以疾恙縈纏其衰羸之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忝
近聯揆之故實過闕必見况於東浙道出行都所以
扶疾而東扁舟吳松之境徐行緩發勉強支持者亦
冀萬一偶得借玉堦方寸則形骸之搗碎陛下自

可得之且擊必矜臣衰疾與昔不同亟遂臣香火之
請今來忽叨誤渥改界全閩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
有它辭如三山素號要藩豈惟臣之心力凋耗無以
剗撥煩劇兼愁重山複嶺亦非氣體支離者可以冒
犯行役見穢舟毗陵郊外以俟從欲伏望 皇帝陛
下檢會累牘由垂哀矜仍卑叢祠俾得翱翔江干以
須平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保宗族墳墓以俟
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泐陳俞音竟闕重念臣自去夏特蒙恩除兼藩
東淵嘗瀝陳疾病控辭者再逆叨改命分闡南閩又

以疾病之劇固辭者一其疋羸之狀毫髮畢陳而天
高聽藐未垂從欲雖陛下念其篋且復之遺相叶攸
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答鴻私臣自
發蕪湖歷昇潤以至毗陵姑蘇求醫問藥殆無虛日
而沉痾展轉終未灑然積時既深股削尤甚形骸骨
立見者驚嗟若使一意將攝非年歲閒恐未復常儻
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踣道路用敢不避再瀆披瀝肺
肝歸命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俯察危衷曲垂軫惻
檢會累奏復昇祠官俾得稍休疲曳於吳松之濱苟
未填溝壑疇非竭忠效報之日

乞致仕劄子

臣扶病控急籲天有祈臣昨自十五日嘗具沉痾在
再危篤之狀控辭聞帥恩命覲得感動聖聰昇祠
從欲庶幾災咎少赦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聽藐未拜
俞音惠分滿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
欲望 皇帝陛下少垂淵鑒曲軫病蹤念臣言言悃
幅非出具文察官羽翬精神僅在曷刻特頒 睿旨
許臣生前守本官致仕儻未先朝露猶當圖報國恩

重校鶴山先生太全文集卷之二十五